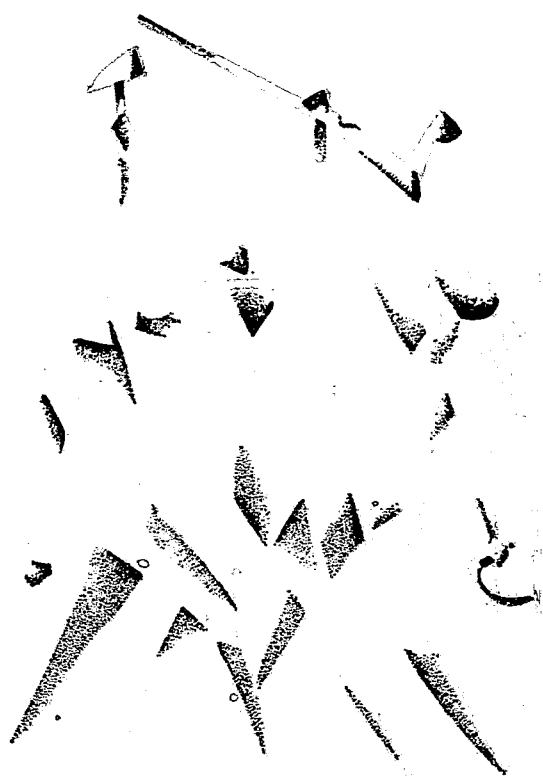


總動員

四幕劇



集体創作

宋之的·荒煤
羅烽·舒群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MG
I234.6
347

總動員
〔四幕劇〕

抗戰戲劇叢刊

集體創作

宋之的	荒煤	羅烽	舒羣
-----	----	----	----



3 1761 3992 5

總動員

——四幕劇——

人物表

侯鳳元 商人，四十九歲。

侯文杰 其子，大學生，二十二歲。

莉莉 其女，交際花，二十五歲。

紫琴 其妾，二十六歲。

彭 朗

一個救亡工作者，二十三歲。

馮 震

一個救亡工作者，二十六歲。

馬公超

曾參加北伐，負責民運工作的人，四十二歲。

謝柏青

一個救亡工作者，二十四歲。

張希成

漢奸

陳雲甫

一個失業的書記，四十餘歲。

芳 姑

難民，十八歲。

劉老四

難民

吳大發

農民

漁 子

僕 人

婦

第一幕

茶房
警察甲
乙
傷兵
小孩
新聞記者
難民羣
壯丁羣
青年軍人羣
宣傳大隊
傷兵羣

人物
莉莉

陳雲甫

紫 琴

侯鳳元

僕 人

張希成

侯文杰

第一幕

瘋子

馮震

時間 正午

地點 侯家的客廳

景 中間是通至過道的大門，門的兩旁，有兩頁同樣的窗子；門的上邊，有一大鐘，時間正是十二點，窗的上邊，懸着兩張幾乎垂落下來照片。左側有一窗子，揭開着窗幔，透進幾縷明朗的陽光。這窗的一邊，是穿衣鏡，另一邊，是長的沙發。右側有一門，通至侯鳳元的臥室；門旁是孤另的茶几。客廳的中間，歪斜地停放着長方的大桌和幾把椅子；桌布一半遮着桌面，一半垂落地上，桌上倒着一個美好的花瓶，幾朵憔悴的花散在桌邊。牆的一角倒着花架，碎了一盆鮮花。此外，各處都停放一些大的行囊和皮包；還有一些望不清的東西，丟在地上。這客廳的一切，都無秩序，零亂得彷彿遭了一

種巨大的變動。

開幕時莉莉正向穿衣鏡塗着口紅。陳雲甫躊躇地站在她身後。

雲甫 (向莉莉走近一步) 小姐……請你可憐可憐我……

莉莉 (轉過頭) 討厭！

雲甫 小姐，請你聽一聽我這困難的情形……

莉莉 我天天聽，我聽過一百遍都多啦。

雲甫 (不得已地) 小姐，我實在太難了，……從前還有一個職務，把錢寄到家去，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自從南京失陷以後到現在，我什麼也沒有了，家也沒有了。……

莉莉 (轉過頭來望了一下陳雲甫，輕輕地) 討厭……

雲甫 小姐，誰不掛念自己的家呢？我自然也是一樣……

莉莉 你還想家呢！現在這時候，有家多麼累人，難道你不知道嗎？

雲甫 知道，小姐！不過九一八以後，我有七八年沒有回過家了；我那最可愛的女

孩子，現在我看見她的時候，恐怕已經不認識她了！

莉莉 我想你看不見她也好，不認識她更好；不然你比現在這樣子還要難堪。

雲甫 小姐，不管怎樣難堪，我都情願我一家人，平安地團圓在一起。……

莉莉（轉過身來，嚴肅地）你看看，前方的將士都在浴血抗戰，後方的民衆正在總

動員；你還說什麼……你那種家庭觀念，在現在抗敵的期間，真是有毒的，

甚至是漢奸的論調！……

雲甫（驚恐地）漢奸？漢奸是要槍斃的，這可太厲害了！小姐，一個人想想家，難

道就有這麼大的罪名？

莉莉 還要大呢，還要大呢！

雲甫 那我……

（莉莉不滿意地望了陳雲甫一眼，想說話，沒有說，便轉過身去，向穿衣

鏡，仍在塗口紅，或是整理整理頭髮。陳雲甫默然地踱了幾步，又走向莉莉身邊來。）

雲甫（不得已地）小姐，你生氣了嗎？

莉莉 哼，我如果生這種氣，我早就氣死啦！

雲甫 那麼還是請你可憐可憐我吧，給我找一個混飯吃的小職業。

莉莉 我可憐的人太多了，你沒看見成千成萬的難民比你更值得可憐？

雲甫 小姐，你要想想我們是有親戚的關係呀！

莉莉 親戚，我從來就討厭親戚！

雲甫 小姐，一個人誰沒親戚呢？

莉莉 誰沒有親戚誰幸福！

雲甫（感嘆地）那世界上沒有幸福的人了！

莉莉 有的，祇要親戚不累贅。

雲甫 小姐，你有了我這樣的窮親戚又有什麼辦法呢？……小姐，請你可憐可憐

我……

莉莉 你不要再說吧，（不耐煩地搖了一下頭）我已經聽夠了！

雲甫 那麼，無論如何也要給我找一點小事情呀！……

莉莉 我不是已經答應過你了嗎？你還說些廢話做什麼！

雲甫 （不知所措地）……是的……是的……是的，小姐，已經答應過我了。不過日子太

久，我怕小姐忘記了！

莉莉 我早就請馬公超替你想辦法了！

雲甫 小姐，請你打聽打聽有什麼消息不好嗎？

莉莉 （氣憤地）你看看我從早晨到晚上，整天為救亡工作跑來跑去，哪有一點兒工

夫。

雲甫 無論怎樣，請小姐今天給我打聽打聽才好。——

莉莉 你的事情，好像比救亡工作都要緊；還一定要今天給你打聽。（看看手錶）十二點多啦，這就要開會去，哪還有工夫給你打聽（打開手皮包，翻出一團參加集會的入場條）你看看我忙得要死！

雲甫 小姐——

莉莉（突然地）呀，（翻弄那一團入場條）我今天一點鐘要用的怎麼丟啦！

雲甫（驚慌地）什麼，小姐？

莉莉 丟啦一個條子！

雲甫 丟啦一個，有什麼要緊，你不還有這許多的嗎？

莉莉 你懂什麼，丟的，正是我立刻要用的！

雲甫 換一個不行嗎？

莉莉（不高興地望了陳雲甫一下）笑話！（跑到門邊叫着）喂，有人嗎？

（僕人驚恐地跑進來。）

僕人 什麼，小姐？

莉莉 你昨天晚上看見我帶回的一個條子沒有？

僕人 我沒看見；昨天晚上小姐回來的時候，我已經睡了。

莉莉 （氣憤地）誰叫你睡那麼早？

僕人 我睡的不早，因為小姐回來得太晚了，——已經兩點多鐘啦！

莉莉 那你今天早晨沒有看見嗎？

僕人 也沒有看見。

莉莉 死人，什麼事情也不管！死人，（頓着腳）給我找找呀！

僕人 （一邊在地下找着，一邊問着）小姐，什麼樣的條子呢？

莉莉 （拿起一個紅色的條子）這樣的，也是紅色的。

僕人 不是那一個嗎？

莉莉 是這一個我還叫你找嗎？

僕人（一邊找着，一邊說着）很難找……上哪找去呢？

莉莉 不用你找，去吧。

僕人 是。

（僕人退下。）

雲甫 找不着，怎麼辦呢？

莉莉 找不着，就算了。（拿起一個黃色的條子）反正這還有一個集會，等着我參加。

雲甫 怪不得小姐太忙啦！

莉莉 現在你知道了吧？

雲甫 小姐如果可能，今天還是給我打聽打聽。

莉莉 知道啦！（看看手錶）我要走了。

（陳雲甫去。紫琴從右側門走進來，像是剛剛起牀的樣子：穿着睡衣，披

散着頭髮。）

紫琴 莉莉，你等等再走。

莉莉 我忙得很！

紫琴 你等等，我還有話說。

莉莉 你快說，我就要開會去。

紫琴 你不走嗎？

莉莉 到香港去嗎？

紫琴 是的呀！

莉莉 我不能去，此地還有很多的工作我要作呢！

紫琴 你總是說工作呀，工作呀，我看你還不是整天跑來跑去；我想你還是不如走吧！

莉莉 （不滿意地）你像我父親一樣，總是逃呀，武漢危險呀，到香港去呀！哼，

你真不怪是我父親的小老婆！

紫琴

（不由自主地憤怒起來）莉莉，我是好意勸你，希望你到香港去，安全些。你也不是我親生的女兒，與我有什麼關係；走不走，你自己打主意好啦！

莉莉

當然！

（莉莉轉身向外走去，紫琴追着她，立刻扯住她。）

莉莉

做什麼？

紫琴

你一定不走嗎？

莉莉

誰還騙你嗎？

紫琴

那麼你借去我的衣服，請你還給我。

莉莉

什麼？衣服？

紫琴

對啦，衣服。

莉莉

（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好吧，我明天還給你，還給你！

紫琴 不行，明天我也許走啦呢！

莉莉 你不要騙我吧，昨天父親告訴過我，明天一定不能走！

紫琴 不管哪天走，你今天一定要還給我；我要打起包裹來先寄走，這兩天天氣好，說不定又要發警報。

莉莉 你真是一個自私自主義者！你祇知道你的幾件破衣服，救亡的工作，一點兒也不作，（更重地）一點兒也不懂！……哼，警報，幾件衣服也怕炸壞，好像比人的生命還要值錢！現在中國抗戰到了最嚴重的時候，你還不覺悟，祇想逃亡，祇想顧全自己。你這樣人的真是有漢奸的嫌疑！

紫琴 你不要給我講道理，我比你更明白！你願意講，也可以講，你先把衣服還給我再說。

莉莉 （不得已地）好吧，（走到門邊，叫着）有人嗎？喂，有人嗎？

（僕人走進來。）

僕人 小姐。

總動員

莉莉 我到我的房間去，把我牀上的幾件衣服，都送來。

僕人 是，小姐。

（僕人下去。）

莉莉 送給你！

紫琴 （指着莉莉的肩）還有你穿着這身呢？

莉莉 什麼？這身你不是送給我啦嗎？

紫琴 我沒送給你！

莉莉 你說話不算，不要臉的女人！

紫琴 你也不是男人！

莉莉 你忘記了嗎？那天你高興了，你說莉莉把這身衣服給你吧，你忘記啦嗎？

紫琴 我從來也沒說過這話。

（僕人抱一些衣服進來。）

莉莉（向僕人）放在桌子上。

（僕人下去。）

莉莉 你看看你的衣服對不對？以後，我不可負責任。

紫琴（一邊數着衣服，一邊檢視着）呀，都穿髒啦！（搖着頭）呀！我怎麼穿呢？

（從其中取出一件來）呀，這件還燒了一個窟窿！莉莉，這我可不能客氣，你得賠我。

莉莉 祇要你有價錢就好。

紫琴 當然，有的！

莉莉 那麼我回來再談。

（莉莉轉向門去，正想走開。）

紫琴 莉莉，你回來，還有呢！

莉莉 還有什麼？回來賠你的衣服夠了。

紫琴 你身上這件，也要還給我。

莉莉 回來就還給你。

紫琴 這可不成。你回來都是夜深一兩點鐘，我不能等你。

莉莉 那麼明天早晨。

紫琴 那我可不放心；要是你再給我燒了一個窟窿呢？

莉莉 要是再給你燒一個窟窿，我還賠你。

紫琴 你賠我，我還嫌麻煩呢！現在，你立刻還給我吧！

莉莉 立刻？立刻我要開會去！

紫琴 不行，你要立刻還給我！

莉莉 還給你，我怎麼去開會呢？

紫琴 你自己的衣服不是很多嗎？

莉莉 很多是很多，可是沒有一件合時的，真是難看得很。（假意地，微笑地）再

借給我穿這一次，祇是這一次！

紫琴 （不可忍地）不成，我的衣服，一會兒也不能再穿在你的身上！

莉莉 （叫着）不成，你能怎樣？你的衣服，哼，我看都是我爸爸的！你真不要臉，越說好話，你越不聽，我不還給你，你能怎樣？

（外面遠處起來輕微的救亡歌聲。）

紫琴 （氣得抽動着胸脯）我不和你吵。（拍打右側的門）鳳元呀，你看看你養的

好女兒，她變做了強盜！

（侯鳳元披散着衣服，從右側門，匆忙地跑出。）

鳳元 外面吵，家里也吵，想睡點兒覺都不能睡！你們天天這樣吵，究竟是吵什

麼？

（莉莉與紫琴都跑至侯鳳元身邊，各自握住他的一隻手。）

紫琴 鳳元，你聽我說——

莉莉 爸爸你聽我說——

鳳元 放開我，別把我扯倒啦！你們一個一個地說，不要搶話！

紫琴 我先說。

鳳元 好，你先說。

莉莉 （向鳳元）你為什麼讓她先說不讓我先說？

鳳元 好，好，好，那麼你先說。

紫琴 （向鳳元）我告訴你，你偏愛你的女兒，欺負我可不成！

鳳元 莉莉，你還是讓她先說，她無論如何也是母親的地位！

莉莉 哼，我的母親，不是她！……

鳳元 莉莉不要再說吧！（向紫琴）你先說，快點兒說呀！

紫琴 你聽！她天天借我的衣服，都穿髒啦，穿壞啦。我要的時候，她不給我，還

要罵我；罵得才難聽呢！

鳳元 啊，這是莉莉不對。

紫琴 你把她借我的衣服給我要回來！

莉莉 爸爸，你不要祇聽她的話；你不知道她常常扯謊嗎。

鳳元 那麼你再說，你再說！

莉莉 爸爸，我沒有罵她，而是她罵我！

紫琴 （向鳳元）你把她借我的衣服給我要回來！

鳳元 莉莉，你的衣服很多，爲什麼要借她的衣服穿？

莉莉 爸爸，你還沒有看見嗎？我的衣服都不合時了；不是袖子那麼長，就是領子那麼高，穿起來，真要笑死人啦！再說，她願意借給我的呀！不然，誰要借她的穿，我還會自己去嗎？可是她今天翻臉啦，都要要回去。她給我的，一身也要回去了；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她也要。

鳳元 她要你就給她，一會兒我去給你再做新的，這不就完了嗎？

莉莉 可是人家等着去開會呢！在那麼多人面前，如果沒有一件合時的衣服該多麼難堪！

鳳元 （點頭）也是對的！

莉莉 我告訴她，回來就還給她。

鳳元 （向紫琴）她回來就還給你呀！

紫琴 不麼！要是她再給我燒了一個窟窿呢？

鳳元 讓她當心些！

紫琴 不麼！

鳳元 （向莉莉）那你就還給她吧！

莉莉 我還給她，怎麼去開會？是不是，爸爸？

鳳元 是！

莉莉 那麼你答應我再穿一次。

鳳元 好，你再穿一次。

紫琴（跳起腳來）有父親總是好，可是我沒有父親了！……

（紫琴哭着，從正門跑出，侯鳳元想追出去，看見莉莉正在注視她，又退回來。）

鳳元（叫着）喂，來個人！

（僕人從正門走進來。）

鳳元 你去找找太太，看看她，當心她自殺！

僕人 是，老爺！

（僕人從正門下去。）

鳳元 莉莉，好孩子，你把這件衣服還給她吧，免得發生什麼意外。

莉莉 爸爸，哼，你就怕她自殺！

（莉莉從正門氣憤而下，僕人匆匆跑來。）

僕人 老爺，太太在院子里哭得很厲害！

鳳元 你去告訴她，小姐借她的衣服，這就還給她，請她回來吧，快去！

（僕人從正門下去。）

（敲門聲。）

鳳元 誰？請進來！

（張希成從正門緩慢地走進來。）

鳳元 啊，我正要找你！

希成 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嗎？

鳳元 沒有。不過現在的謠言很多，我想找你打聽打聽消息！

希成 （坐在椅上，不住地向四處注視着）啊，你的客廳怎麼這樣亂呢？也正想搬

家嗎？

鳳元 是啦，想幾天以內就要走。

希成 香港嗎？

鳳元 是啦，也祇有去香港。

希成 香港？……

鳳元 你看還有什麼地方可去？

希成 也祇有去香港！我也是這樣想。可是，你的商店這麼多，你的產業又這麼大，你怎麼辦呢？搬嗎？

鳳元 （坐在椅上）說起……也難辦。這時候，產業是賣不出去的。大批的貨物，現在已經裝走啦，運到重慶，桂林。餘下來的，就要看時局再說。（突然）你看時局怎樣？有什麼消息嗎？

希成 （想着）啊……

鳳元 現在打聽消息真難！有的說一定要保衛武漢，有的說一定必失，有的說我們

自己要放棄，有的說……記不清楚了！希成，從前我們都是在政治上活動的人，雖然現在我做了商人，但是我們究竟還是老朋友呀。有什麼消息，你告訴我點兒，我們究竟是老朋友呀，我還能給你說出去嗎？

希成 消息嗎？也沒有什麼。

鳳元 唉，我看你很忙，我知道你是很活動。無論如何，消息也總是比我多。希成你不要忘記我們是老朋友呀，你還怕我嗎？

希成 因為老朋友的關係，我告訴你，鳳元，武漢一定要放棄呀！

鳳元 怎麼？——

（僕人從正門進來。）

僕人 老爺，太太回來啦。

鳳元 （指着在側的門）在房里嗎？

僕人 是在房里，等老爺去呢！

鳳元 你告訴她再等一下。

（僕人從正門下去。）

鳳元 怎麼？放棄武漢？武漢現在是全國的中心，怎麼能放棄？

希成（嚴肅地）不放棄不成呀！你想中國還有抗戰的能力嗎？你看：中國的海軍，都完啦，空軍，也不過祇有五六十架飛機，有什麼用，祇有陸軍，可是陸軍也不是機械化的部隊，還不就是人多，這年頭打仗，人多有什麼用？你想想看！

鳳元（點頭）也是的，也是的。

希成 再說日本在平漢線方面，安徽方面的進攻，是不成問題的。而且江水一天比一天漲起來，日本海軍沿江而上，打九江打南昌，都是不成問題的。那樣，不是把武漢包圍了嗎？所以祇有放棄！

鳳元（點頭）也是的，也是的！（感嘆地）這長江，真是害了中國，看起來還不如黃

河呢！

希成 因為這種情形，我看你趕快搬家，能夠越快越好！

鳳元 我明天就買飛機票，飛香港。

（莉莉換了一身衣服，手里拿着紫琴的衣服，從正門走進來。）

莉莉 還給她！（把衣服丟在地上）還給她！

鳳元 （微笑地）莉莉，你自己這身衣服也不錯。（拾起被丟在地上的衣服）我看比這身還好。

莉莉 （垂視自己的胸脯）現在穿這種顏色的，多不調合，真是討厭的顏色！

希成 莉莉，你為什麼又生氣？

鳳元 小孩子！希成，你坐一坐，我立刻就來！

（候鳳元從右側門下去。）

希成 我才問你為什麼生氣，你怎麼不說？

莉莉 我借那小老婆一身衣服等開會去。一定要回去；爸爸，也幫着她！

希成 開會？開什麼會？

莉莉 （看看自己的手錶）時間來不及了，可是我又不肯不去；都是因爲一件破衣服，耽擱很多時間！……

希成 開會？開什麼會？

莉莉 （仍視右側的門）真討厭，都是因爲一件破衣服！

希成 莉莉已經過去了，也不必再多說了，你才說開會，又開什麼會？

莉莉 （驕傲地）整天開會，真忙死我啦，可是爲了救亡的工作，也不得不多吃些苦！（指右側門）像這種人，什麼也不做，連一件衣服都捨不得，真該死！

希成 （想了一下）我有點事情托你，我想找一個書記，有嗎？

莉莉 恰好，現在正有一個人托我找事情；這人還好，名字叫陳雲甫，不過歲數大了點兒。

希成 多大歲數？

莉莉 四十多歲吧？

希成 四十多歲也不要緊。你們什麼關係呢？

莉莉 (想想)也沒什麼關係；不過我總是愛幫人家的忙。你如果有意思，我可以領他給你看看再說。

希成 也好。(想了一下)你才說開會，開什麼會？

(侯文杰一手抱着很多書，一手拿着一本書在看，他身後跟着瘋子從正門走進來。)

文杰 遇見你是真倒霉！

瘋子 遇見你也並不幸福！

(侯文杰進來以後，沒有向誰打一下招呼，好像他並沒有看見誰；默然地扯過椅子坐下仍在看書。瘋子向客廳環視一下，又望一望莉莉與張希成；於是

驚異地站住了，彷彿在沉思着什麼。）

（莉莉不高興地望了瘋子一下。）

（張希成爲了瘋子奇異地從椅上站起來走遠些。）

莉莉 這個瘋子，又來啦，真討厭！

（莉莉向正門走去。）

希成 莉莉，等等我和你一同去！

莉莉 你等等，我就來！

（莉莉從正門走去，給瘋子遺下煩厭的眼色。）

（侯鳳元從右側門走進來，在他望見瘋子的時候，怔了一下。

鳳元 （自語）怎麼又來啦！

瘋子 （突然從椅上跳起來）看這種情形，（望侯鳳元）你們是想搬家嗎？

鳳元 （勉強地）想搬家！

瘋子

不是搬家，簡直就是逃！（高聲）誰也不能逃，誰逃誰混蛋！國家養了你們這麼大，到現在需要保衛武漢的時候，你們想逃，真混蛋！（走向張希成身邊）

貴姓？

希成

怎麼的？

瘋子

你也想逃嗎？

希成

我並不想逃，我想走。

瘋子

「走」也就是「逃」。

希成

「走」也好，「逃」也好；我是主張離開武漢的。

瘋子

什麼理由？

希成 因為我們無力保衛武漢，不得不放棄；這一個理由就夠了！

瘋子 （暴怒地）你不僅是混蛋，而且是漢奸；你說的都是漢奸理論！

鳳元 （向瘋子）你可不能這樣隨便說！

瘋子 你說這話也該有漢奸嫌疑！（向張希成）我問你日本給你多少錢，僱你宣傳？

希成 （避開些）真是瘋子！

瘋子 文杰！——

文杰 （鎮靜地）你不吵我！等我看完書再說。

瘋子 走路也看，在家也看；你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文杰 保衛大武漢的問題。

瘋子 這倒是現在最重大的問題！我希望你成爲保衛大武漢的專家。

（莉莉手里拿着一份報紙悄悄地從正門走進來。）

莉莉 （向張希成）你不是說和我一同走嗎？走吧！

文杰 （突然）啊，我想起來了，彭朗小姐告訴我，她正要找你。

莉莉 我今天沒有時間去會她。

文杰 明天呢？

莉莉 明天也說不定！

文杰 那不行，她說一定要和你談一次！

莉莉 我忙得一點兒工夫也沒有，說不定我也許要走。

文杰 什麼？

莉莉 說不定也我許要走。文杰，你看，日本要轟炸廣州一樣轟炸武漢呀！

瘋子 喂，你向來是主張與武漢共存亡的呀，日本飛機還沒來呢，你怎麼也怕起來了？哼，不怪是女流之輩！

莉莉 討厭！

鳳元 （向張希成）走，到我的房間去，我們還要談談。這里吵死啦！

希成 莉莉，走時候，喚我一聲！

（侯鳳元與張希成從右側門下去。）

（侯文杰放下書本，走近莉莉的身邊來。）

文杰（嚴謹地）姐姐，我看你這樣是不好的！

莉莉（不滿意）你又想教訓我嗎？

文杰 不是的，我是說，你不該今天這樣，明天又那樣。這對你自己和整個救亡工作都是有惡影響的。一個救亡工作者應該長記的就是堅絕，持久！你想，不是的嗎？我看彭朗小姐是救亡工作者最好的模範；你該學她那樣！因為——

莉莉 文杰，你說的太多了，這些日子我已經聽熟了也聽厭了。誰還不知道呢，近來你和彭朗很好，一說話就先提起她的名字。弟弟，我勸你不要再說那樣好聽的話吧，我都明白，也許比你更明白！

文杰 你這簡直是侮辱我！我告訴你，我對彭朗小姐從未起過邪念；老實說，我對女人是從來瞧不起的。不過我看彭朗小姐那樣熱心救亡工作，還值得我稱贊一下，所以我常常提起她的名字。我希望你學她那樣的原因，也就是在女人中多一個可以值得我稱贊的！

莉莉 這完全是你主觀上的錯誤，彭朗也像你一樣。我希望你告訴她學學我這樣。

瘋子 （感嘆地）那就亡國了！

莉莉 你滾開去！

（馮震從正門進來。）

馮震 你們又吵嘴嗎？爲什麼我每次來都看見你們吵嘴？我希望以後你們最好能夠避免！

瘋子 我告訴你，這次完全怨莉莉！

馮震 你可以不必說話，因爲沒有人相信你的話。

（瘋子走開些，無聊地踱起來。）

莉莉 馮震，你會知道，文杰常常和我吵嘴，甚至罵我。

文杰 我並沒有罵她而是勸她。

馮震 我知道，你是常常勸人的，從來都不勸勸你自己。你祇會談話，沒有做過一

點兒的工作。我們同學的時候，你就是這樣。

莉莉 你這樣批評他，再恰當也沒有啦！

馮震 不過，你的缺點更多，我希望你自己反省。不然……

瘋子 不然……不然要恐怕成爲一個女流氓……

莉莉 真討厭！

（僕人從右側門進來。）

僕人 小姐，老爺問你決定到香港去不？

莉莉 （有些難爲情）等等再說！

僕人 老爺等着定飛機票呢！

莉莉 知道啦！你去吧！

（僕人從右側門下去。）

馮震（向莉莉）你想到香港去嗎？

莉莉 我並沒有這意思，這是家人的主張。

瘋子（向馮震）她方看報紙，看見一條日本要像轟炸廣州一樣轟炸武漢，她怕轟炸，她說她要到香港去！

莉莉 討厭的東西！

馮震 你究竟是想去不想去香港？

莉莉 我從來都沒有過這種念頭！

馮震 希望你以後也不再起這種念頭！我們應該加緊工作，總動員保衛大武漢！因此，我是反對你去香港的！

瘋子 而且，我才說過，我是反對一切人去香港的！——

馮震 你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我們應該提倡對於保衛大武漢不必要的人們疏散到後方去；比方難民，傷兵，……尤其是你——一個可憐的瘋子！（從衣袋里

掏出錶來看看）文杰，我們開會的時間要到了，開會去吧！

文杰 你再等等，我還沒有看完這保衛大武漢的問題！

馮震 我們要守時間！

文杰 （勉強地）好的。

（侯文杰仍是握着書本，隨馮震去。）

（瘋子望望莉莉，無聊地從正門走下。）

（張希成從右側門走出。）

希成 莉莉，都走了嗎？

莉莉 走了。

希成 我們也走吧？

希成 再等等我！

（莉莉向穿衣鏡，塗着口紅，整理着頭髮。）

眞動機

保衛大武漢大鼓詞

(一)
老舍作

武昌漢口漢陽城
黃鶴樓頭旌旗展
三期抗戰兵雄厚
馬當要塞如山穩
要衛空軍真神勇
敵机若到白送命
更有壯丁保武漢
軍民合作人多財力厚
倭寇無知空夢想
婦女小孩懷早退

滾、長江三鎮雄
青天白日滿地紅
必將賊寇困華中
武勝關前人馬精
大勝三番賊胆驚
仇焚人落似流星
百國出力衆犧牲
三鎮無憂穩守中
孤軍深入定無功
逐番大戰水陸空

保衛大武漢大鼓詞

(二)
老舍作

留下男兒上好漢

眼見得倭寇兵都碎

眼見得敵機來不返

兵強人好中華無所懼

這一番決戰同胞齊努力

三月五月守下去

半年一載守下去

哈！要組中華援降忙跪倒

同胞仍抗戰已有十個月

看這回武漢大會戰

決心死守三座城

眼見得倭寇喪精兵

眼見得敵島沉江中

可憐日本兵無國又窮

敵人夢想佔成空

小鬼兵疲難進行

小鬼兵亡國內崩

萬有三千日本也不成

我們財足兵更精

中華歷史更光榮

第二幕

人物 侯文杰

莉莉

馮震

張希成

陳雲甫

謝柏青

彭朗

第二幕

馬公超

芳姑

劉老四

茶房

婦

時間 第二天的夜晚

地點 旅館中

景 一間裏外間的大房間，外面的一間較大，側面有一門，室內佈置的十分堂皇，如床，衣櫃，沙發，桌，椅之類的傢俱，應有盡有，一張方桌擺在當中，沿與裏間的合頁門相對，推開合頁門時，可以有見裏面的陳設。

開幕時，侯文杰，馮震，謝柏青，彭朗，馬公超都或坐或立地圍着那張方桌，桌子上散着紙筆，文件，地圖以及茶具烟具等，在空氣十分沉悶中馮

震突然站起來。

馮震 簡直是浪費時間！這問題再也沒有討論的必要；保，要保，保定了……

柏青 噯，用不着發火，我的意見和你並沒有甚麼衝突，保，是當然要保的，不過

……

文杰 又是一個「不過」。

柏青 （囁嚅地）不過我覺得……一定保不住。

馮震 甚麼？你敢說……

彭朗 別吵，別吵，喂，老謝，你這高論是根據甚麼？

文杰 （不耐煩地）你問他，他也說不出甚麼道理來。

彭朗 老謝，你說，說。

柏青 道理終歸有道理的，不過我覺得倒不一定說出來。

馮震 老謝，你這種態度，在我們之間是絕對要不得的。

文杰 這傢伙一定在戀愛上受了什麼打擊，若不，一個人怎麼老是悲觀呢？

柏青 你總是有個幻想，嗤，你根據甚麼證明我是受了戀愛的打擊？

文杰 你的臉，我從認識你就沒有看見你痛痛快快地笑一回，你這傢伙，我看倒十

分跟朵益杜夫斯基相像，而且——

彭朗 文杰——

文杰 怎末？

彭朗 不要亂說話！老謝，我要聽聽你的道理，我要聽聽你的道理！

（馮震坐下去。）

柏青 （更囁嚅地）還用我說嗎？由一年來的抗戰中可以看得出來：我們起初要守

北平，北平失掉了；我們要守上海，上海失掉了；我們要守太原、濟南，太原、濟南失掉了；我們要守青島、南京，結果青島、南京也失掉了；我們要守徐州——

馮震 (突然又站起來) 夠了，夠了——

文杰 不，不，你讓他數下去。

公超 馬上他就該數到武漢。

彭朋 (情不自禁地) 喂，老謝，你是說武漢也必然要失掉嗎？

柏青 (看着馮震) 並不是我隨便說，已往的許多事實，早就給武漢一個不幸的預

言，不過，我不敢想，一想到將來……我連工作的精神全消失了！

馮震 你簡直是個悲觀論者，不客氣說，你的腦袋還要根本改造，還要澈底修養。

文杰 (諷刺地) 你還不如我的姐姐，她還會說一句：「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哩。

彭朋 老謝，我忠告你：從今天起，你要振作起來，再不許在我們面前表示這種悲觀態度，而且，更不許你把這種悲觀的論調向着羣衆散播，記住沒有，你記

住沒有？（展開地圖）

柏青

（頹然地）你懷疑我是散播流言的漢奸嗎？（站起來，走到衣櫃前對着鏡子照一照）謝柏青的相貌還不像漢奸吧？（忽向彭朗）好，好，從今後，我也不在你們面前表示悲觀態度了，不過，敵人確已深入我們的心臟了！

公超

敵人深入，這正是我們戰略上的不可想像的勝利，（拿過彭朗手里的地圖看着）我預測我們跟敵人在武漢附近諸地大會戰的前夕，敵軍必遭到一次比台兒莊更大的挫敗的……

文杰

公超，你根據你北伐時的經驗來說，決守武漢的結論，是不是還有不同之點呢？

公超

事件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在哪一場合，武漢在中國的軍事與政治的意義上却沒有兩樣，假如武漢不動搖，在我們第三期抗戰之前，其前途，則更是樂觀的了。

(隔壁突起男女的騷擾聲。)

文杰 (新發現)我現在有一個新的意見：我以為我們與羣衆談話應該這樣說：「我們要保衛大武漢；但是，武漢失掉了也沒有多大關係。」這作用，在不幸武漢失掉以後，少引起一些民衆的灰心和失望。

馮震 嘿，大學生的論調總是與衆不同的！

公超 (諷刺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假如全中國的人都像相信你的論調，恐怕人要變爲消極主義救亡者了！

柏青 (報復地)這末說，文杰先生的態度也未必比我高明多少！

文杰 (不高興)甚麼？

彭朗 少說些閒話吧！

馮震 現在說回來還是一句話：我們要動員武漢的民衆保衛大武漢！

彭朗 單單動員武漢的民衆保衛大武漢，這力量是非常不夠的，這力量，非常不夠

的，同時，我們更要——

馮震

我知道，我們更必須要發動敵軍佔領區的武裝戰爭，在那里創造抗日戰爭的根據地，把敵人的後方變為前線，這一點，我們不也正在同時進行着嗎？

彭朗

進行着，進行了甚麼呢？僅僅派一兩個同志到敵人的後方去接洽關係，這樣起碼工作，我們就滿足了嗎？睜開眼睛看看吧！有那末多的工，農，商人，自由職業者，以及婦女，兒童，我們還沒有把他們普遍地組織起來！（站起來，焦躁地踱着，緊接着說下去）誰不懂得呢，要把敵人的後方變為前線呀，但是，我們祇動員了五個同志，我們就滿足了嗎？

（馮震沮喪地坐下去。）

公超

（冷然地）這兩位同志還怕是達不到目的就會發生什麼問題！

馮震

（不服地）一直到現在你還以為我計劃的路線有危險性嗎？

公超

（眼睛不離地圖）我綜合各方面的情報……要想通過隴海路敵人的封鎖線而

（謝柏青從裏間出來，把散落地上的東西拾進木盤子里，然後把盤子放在桌子上，向莉莉瞪一眼。）

彭朗（理着芳姑的頭髮）你是甚麼地方的人呢？北平呢？

芳姑（用衣襟揩着眼淚）不，我，我是東北人……

（陳雲甫抬頭看一眼，隨後又低下。）

柏青（引起傷感）東北，東北七年了！

彭朗 你甚麼時候逃出來的呢？

芳姑（想一想）快有兩年了，這一次，我是跟我媽從青島逃來的，媽在船上投了海

……（哽咽地）

第 二 幕
柏青（感動地）你沒有父親嗎？

芳姑 爸爸？爸爸是在五六年前先從東北逃進關的，後來我和媽到青島去找他，

沒有找着……後來才知道他在南京……

雲甫（抬起頭追視着芳姑）你——（欲說又止住）

芳姑（凝視着陳雲甫哀慟地）我……我甚麼人全沒有了！

彭朗（神經地）日本帝國主義這樣的殘忍哪！

雲甫（突然站起來，向芳姑奔去）你是芳姑？（欲哭）你是芳姑？

芳姑（先畏縮，而後鎮靜一點）爸——你——

雲甫（忽然抱住芳姑，痛哭）芳姑你是我的女兒！

芳姑（痛哭）爸爸呀，我們找你很久了！不知你從南京逃到哪去了……媽投了海……

彭朗（激憤地）這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做的孽！這仇，我們非報不可！

（馬公超，侯文杰，馮震，帶着文件都懷着好奇心走出來了。）

希成 世界上會有這樣悲慘的事！

柏青（向着牆壁自語）悲慘！誰有勇氣看下去，聽下去，想下去呢？我是這樣的不

幸福：有眼睛，耳朵和腦筋……

莉莉（推着陳雲甫）請到外面去吧，去，找個沒人的地方，更可以放肆一點兒。

（陳雲甫拉着芳姑哭下。）

彭朗（感情地）哼，一個人怎樣看待一個人？

馮震 先不要管這些，我們自己的事還沒有解決呢。

公超 用不着再爭執，反正將來有事實證明誰錯誰對的。

希成 甚麼事兒？

公超 有五個人快死啦！

莉莉 哪兩個？

文杰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馮震（看看手錶：突然向外走）五個人由我個人負責任。

希成 噢！

彭朗 你，你到哪兒去？

(馮震不答下。)

公超 這不又玩的甚麼鬼？

柏青 你不該跟他那樣爭吵，你把他吵氣了。

文杰 其實，也沒有生氣的必要，老馮的脾氣很成問題——

希成 這位同志氣餒很高。我很少看見他笑過，心里總像耽着甚麼心事。

莉莉 別的倒沒甚麼，我祇覺得這人太沒有感情啦，我一看見他就有點兒害怕，像看恐怖大明星卡洛夫一樣！

彭朗 (大爲不滿) 你們不要轉後瞎說，我把他叫回來，若是他做錯了甚麼，大家當面批判他好啦！(憤然下)

文杰 (附和地) 一定要把他喊回來，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解決。(不動)

柏青 走，公超咱倆把他追回來，現在他還走不多遠。
公超 好。

(柏青與公同下。)

希成 (催促文杰) 你不追去？

文杰 (搖搖頭) 我疲倦得很。(面向裏倒在牀上，打了一個哈欠)

莉莉 我也弄疲倦了，(忽然想起來) 喲，我差點兒忘了那邊還有幾位朋友冷着，真討厭，還得過去應酬一下。(伸個懶腰，又向張希成嫵媚地笑了笑，然後撒嬌地) 你也來呀。

希成 你自個去吧，把他們敷衍走就算完了一樣子事兒，我也疲倦得很哩，(不正經地笑着) 完了我自然要答謝你。(於是用自己的手指做一個輕薄的手吻)

(莉莉撇一撇嘴下。)

文杰 (無聊地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南來雁，受了孤單……

(張希成鬼鬼祟祟地從桌子拿起一張紙單，而後機警地掏出錢包來，正預備從錢包里裝，陳雲甫突然推開門把他嚇了一跳，然而馬上鎮靜下來。)

(侯文杰聽見開門聲突然撐起半個身子，停止唱聲。)

員 總 動

文杰 回來了，(一看)啊，你。(又倒下)

希成 (裝進紙單，做向外掏錢的姿勢)你把她安放哪兒了。

雲甫 (眼睛紅腫着，聲音也變了)她還在外面等我，簡直沒有辦法！

希成 (取出十元鈔票)拿十塊錢去，不够再說。

雲甫 (接錢，感動地)謝謝您！我打算叫她跟着難民到湖南去，您看，武漢怎好呆下去呢？一個十七八的大姑娘——

希成 也好，武漢是不易守的，(離開桌子，點着根煙捲兒坐在沙發上)那末，你去辦你的事去吧。

雲甫 (鞠躬)謝謝您！(退下)

希成 (自語地)一切是不容樂觀的了！

文杰 (躺着說)大家起來幹哪，一定可以把悲觀造成樂觀的！

希成（悲觀地）漢奸如毛，連救亡團體里的青年都有些靠不住……像馮震這個人——
文杰 馮震？你憑甚麼疑惑他？

希成（含混地）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難說的事情……咳！

（馬公，謝柏青匆匆上。）

文杰（坐起來）怎樣？

公超（失望地）他寓所的門還鎖着！

柏青 他不會自殺嗎？你把他逼得太厲害了。

公超 自殺？他絕不會的。（一邊整理着桌子上的文件，翻弄着，一次，兩次……）

彭朗（匆上）你們也沒有找到他呀？

第 二 幕
（沒有人回答，謝柏青懷疑地走到馬公超的身旁。）

柏青 是少了甚麼？

公超（焦慮地）一件最重要的不見了！

文杰 甚麼？

(張希成圍攔過來。)

且動總

柏青 噫？一件最重要的？

彭朗 (神經地)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公超 (冷笑，肯定地) 說甚麼，這毫無問題是馮震幹的！

彭朗 公超，你不該這樣說。

公超 還說甚麼該不該？東西都不見了！

彭朗 但是，你能證明這一定是馮震幹的？

公超 他爲甚麼走得那樣匆忙？

文杰 這一點真在讓人懷疑。

柏青 我以爲老馮不會幹這種蠢事。

公超 (暴躁地) 那末你負責任找回這件東西！

柏青 我負責任？

彭朗 公府，你不要太逼人，假如駕震兩天以內不回來，我彭朗願受處分！

（室外忽起紛雜的腳步聲，吵聲，笑聲。）

莉莉（推開門，探進半個身子）走啊，希成。

希成（故做焦慮地）還走呢？這早發生事情啦！（走向門去）

莉莉 甚麼？發生了甚麼？

——幕落——

第三幕

人物 莉 莉

侯文杰

彭 朗

芳 姑

馬公超

張希成

陳雲甫

第 三 幕

謝柏青

劉老四

侯鳳元

紫琴

警察甲乙

時間 第一幕後五日晚上十一點鐘左右

地點 某大戲院之後台

景 後台化妝室

開幕時：莉莉還在化妝。文杰化妝好一個傷兵，拿着一張報紙擠在莉莉一條長凳上坐着。張希成含着烟斗在那里擰開腳走紳士台步。劉老四在鏡子前面照臉，一會兒拿起鏡子來照，一會兒調正了鏡子，退後幾步去照。芳姑和彭朗化好了裝坐在一旁的沙發上休息着。

莉莉（轉過身子來照鏡子，碰了文杰一下）噲，你坐開一點兒行不行？文杰！你

瞧，又碰我一下，討厭，穿這麼一身髒衣服，偏擠我。

文杰 噢，誰擠你？我動也沒動過。我坐生你身邊多大一會兒啊，一會兒吵着擠了

你，一會兒又吵着碰了你！

莉莉 那麼，你坐到別處去好了。

文杰 不，我偏擠你！（向莉莉身邊坐過去。）

莉莉（跑上去）討厭！又髒又臭，倒像很得意的似的。等明日招一身錢子，那才是報應哪！

文杰 那我找你算賬！

莉莉 找我？關我什麼事？

文杰 你忘啦，這套衣服是你到傷兵醫院去借的。

莉莉 那才怪，借衣服還管有沒有錢子嗎？

文杰 我不跟你說，（叫）：護士！看護士到哪兒去啦？

老四 怎麼，對詞嗎？嘿……在，在這兒，同志！

文杰 看護士，這位小姐是幹嗎的？

老四 嘿，這位小姐，嘿，是……來慰勞各位受傷的同志的。

文杰 你瞧他那股神，站得那麼遠，又捂着鼻子，大概是嫌我們又髒又臭啦，叫她出去！叫她出去！……

老四（想了想）嘿……侯少爺，您沒有這詞——

文杰（笑了）您想想看，怎麼會沒有？

莉莉（向老四）別聽他胡說八道！文杰，你再鬧我可不依你啦！快上場了，我裝還沒化好哪。

老四 我說，侯少爺，您就讓大小姐快點兒上裝吧，別呆會兒誤場啦。

文杰（向莉莉）你化你的裝好啦，我坐著看報又不礙你的事。（繼續看報）

莉莉 討厭！（又回來坐下）

（其實，她已經化好了裝，祇是捨不得離開鏡子似的。）

（馬公超匆忙的上。）

公超 （望莉莉一眼焦急的），莉莉！怎麼你還沒有化好裝？

莉莉 不還有一會兒嗎？

公超 還有一會兒？馬上就該上場了，小姐！

莉莉 別催，別催，馬上就好了。（照鏡子，撲粉）總是這麼忙，討厭！（又照

鏡子）希成！你瞧，我這樣行了嗎？

（張希成站在芳姑和彭朗不遠處，裝着不注意的留神的聽着她們小聲的談

話，沒聽見莉莉的呼喚。）

老四 （站在莉莉一邊，隔着一尺多遠的向莉莉打量了一下）小姐！您這個「扮相」真

好，真，慳……真有點兒那個什麼的……

莉莉（瞪他一眼）誰問你哪，希成，希成！

希成（驚覺）啊？什麼？（走過來）

貝動器

莉莉 你瞧，我這裝怎麼樣？

希成（端詳一下）很好，很好！

公超 行啦，行啦，你們快上場了。

莉莉 我知道。（放下了鏡子，又在桌上亂找東西）我的手絹呢？誰又動我面前的東西啦？

（希成與劉老四幫着找。）

文杰（發覺在莉莉自己的衣服脅下）在哪兒找，不在你身上嗎？

莉莉 唔，可不是，忙的我都頭暈啦！走，希成！該我們上場啦。（走了一步，回過身來作了一個嬌媚的姿勢向大家揮手，唸劇詞）By-By！親愛的同志們！爲了保衛我們的大武漢，我們也要到前方去了，再見吧！最後的勝利是屬於

我們的！（與希成下）

（羣笑應之以「再見，再見！」）

公超（忽然想起來）劉老四！你的詞怎麼樣？不會忘了吧？

老四那，那哪兒會？嘿……我從前上台，跟您們走一樣，也是講究背詞的。

文杰來，我們對一段試試——你從前是個幹什麼的？怎麼會跑到這兒傷兵醫院裏

來了呢？

老四嘿……小的原先在北平是個賣唱的，打去年從北平城跑了出來，東奔西逃，

讓日本鬼子趕得無路可走。嘿……來到漢口，又是舉目無親，無衣無食，祇

得在收容所裏等了一個月。不過現在是保衛大武漢的時候，我們這些做難民

的也想做點什麼，所以正巧碰着這一個機會，我就跑到這兒來當了一名打雜

兒的嘍。

文杰

那麼，你當然會唱啦？來，來一段吧，唱一段什麼給咱們聽聽。

老四 好，我自家新近編了一段抗敵大鼓，就給您唱這一段吧，唱的不好，還請您老多多包涵一點兒。（乾咳兩聲）唉，我劉老四思前想後，不禁恨上心頭……

（正欲唱）

公超 行啦，快該你上場啦，去吧。

老四 喲，幾乎誤場啦！（即匆匆下）

公超 （隨便走了兩步，想着什麼。站住的時候，他望了芳姑一眼，向彭朗）芳姑怎麼啦？

（芳姑化裝了一個可憐的襁褓的小難民，縮着身子坐在那里動也不動。當公超提到她的時候，她祇是默默地的抬起眼睛來望了一下。）

彭朗 芳姑？她沒怎麼的。

公超 我瞧好像有些兒不舒服似的。

彭朗 （隨便應了一句）唔？她就是因為頭一次上台，有點兒膽怯。

文杰 那怕什麼，詞熟嗎？

芳姑（微笑，點點頭）詞還熟。不過，一想着上台，總有點兒心跳。

文杰 初次上台那是誰也有點兒的。

公超 不要怕，你排戲的時候不是排的很好嗎？

文杰 是挺好的。

芳姑（低聲）不，我什麼也不懂……就是，那戲上說的都像是我自家的事，所以我明白一點。

文杰 夠難爲你了，從來又沒演過戲，又祇有這幾天功夫，把那些詞背過來就不容易了。當然，虧了彭朗小姐幫你的忙，今天跟你在一塊弄。

彭朗（她一直在思索着什麼，當她聽見文杰提起她的名字來，她才驚覺過來）什麼？我怎麼啦？

文杰 我說，芳姑虧了你成天跟她在一起，要不然，她今天上台恐怕真有點不行。

彭朗（無精神的）哦——哪兒？芳姑挺聰明的。

芳姑（眼睛盯住彭朗）是的，彭小姐！要不是你教我，又告訴我那麼些個事，我是什麼也不懂的。

文杰（笑着說）那麼，你該怎麼謝謝彭小姐呢？

芳姑（我不知道……我想起來又喜歡又難受。彭小姐待我那麼好，簡直叫我想起我媽來，可是我媽也是什麼都不懂——再說她老人家也死了，就是懂的，麼也沒法告訴我了……（說的傷感起來）這次要不見着我那個可憐的爸爸，又碰見彭小姐這樣的一個好人，我真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像那天在旅館裏挨了打，我就祇想跑到街上去，躺在街上，讓那麼些車子壓死我……

彭朗（突然激動的去一把抓着芳姑的手）不要說啦，不要說啦！這孩子，這麼年青，說這些話叫人聽着多難受！……

芳姑（垂下頭來，一會兒慢慢的抬起頭來望着彭朗，熱情的）彭小姐！我真……

彭朗（故作精神的）你又該招我打你了，怎麼又叫起彭小姐來？改！叫我彭姐！

芳姑 彭………

彭朗 叫啊，叫彭姐。

芳姑 彭姐！（羞澀的）我真……真對不起你！我又忘了你這幾天……

彭朗 我這幾天怎麼？——

芳姑 我忘了你這幾天心裏不高興了，剛才我說那些，又招你心裏難受！

彭朗（勉强的笑）我哪兒有什麼不高興呢？小傻瓜！……

芳姑 我不知道，不過，這幾天我都怪難受的！照你那樣，怪沒精神，又老想着——件什麼事似的，我想問你又怕你……

第一 彭朗（軟弱的）這孩子，你盡——盡胡說！（走開）

三 公超 真是的，彭朗這兩天精神是有點兒不好。

文杰 可不是，經常在哪兒祇要有她，總是聽見她有說有笑的，今兒她在後台呆了

多半天，我就沒聽見她的聲音。怎麼回事，彭朗！

彭朗

（不自然的一笑）我方才不是正跟芳姑聊天了嗎？

文杰

你平日跟人家聊天不也是有說有笑挺熱鬧的嗎？我看你多一半是想——

公超

（忙打斷文杰的話）想什麼——我想彭朗這幾天也許是太累了。唔——你們還有一會兒上場吧？

文杰

還有一會兒哩。

公超

那麼，彭朗，你跟芳姑文杰三個人對對詞吧，能夠讓芳姑走一下地位更好。

我到前面看看去。（下）

文杰

好，咱們對詞吧。

芳姑

還走走地，麼？

文杰

走一遍也好。彭朗，來吧。

彭朗

（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被叫，走過去）怎麼，走地位麼？我看，你們倆走走那

最後的一場吧，那一場不熟一點，詞又長。

文杰 那就是我跟芳姑兩個人哪，也好，你就休息一會兒吧，我看你現在也沒精神。

彭朗（生氣的）怎麼老說我沒精神——那麼，我們三個人就從頭來吧。

芳姑（勸阻的）也沒有多少時間了，就讓我踢侯先生把那後一場的地位走走算了，彭姐你看着我吧，看哪兒弄錯了，好麼？

彭朗 那麼——（望文杰一眼）

文杰 就這樣吧。來，開始好了。唔——……開頭的地 是怎麼的？

芳姑 我左 是那個聾老離民，這前面是那個害病的小孩騎着，侯先生這時候已經轉到我右 來了。彭姐，是嗎？

彭朗（笑了）還有什麼 不是，記得這麼清楚！瞧，又害臊了，來吧，來吧，開始是你跟那個聾老離民的對話，現在我代那老頭好了。

芳姑

嘿——（開始唸詞）你老人家聽見沒有？我們可不能接受這位受傷的武裝同志的

東西！

彭朗

（裝着老人的聲音）噫……噫，我聽見了。

芳姑

（向文杰）先生！你還是把東西拿走吧。

文杰

（雙手捧着一包東西似的，猶豫的）這哪……哪成！（他突然把手裏的東西丟，跛着一隻腿要走）

（芳姑趕了上去。）

芳姑

先生！先生！您聽我說。

文杰

（站住，瞪着眼，生氣的）你說，你說！

芳姑

先生！您聽我說，我們是被日本鬼子趕出來的，現在也都早無家無業，沒田沒地的難民，天天都盼望着咱們自家軍隊能夠早點把日本鬼子打走，我們還好回家去。前天我們看報一看到大家都那樣熱心的去慰勞受傷的先生們，

文杰

我們怪難受的，先生們在火線上跟敵人拚命，可以說，也爲了我們，現在受傷到這兒來了，大家去慰勞，原應該的，可是我們呢，當然也應該去的。不過，我們都是難民，跑出來的時候，甚麼都沒有的。想了一天，我們大家突然才想到了一個辦法，我們大家都願意絕食一天，把這一天伙食錢積下來去慰勞先生們，當然錢是很少的，祇是表表心能了。可是先生們今天反而買了許多東西來，我們心裏更難受了，我們哪兒能接受呢？

（突然的）你們以爲我們不難受嗎？昨天你們去了，老老小小，把錢遞給我們的時候，我……我都哭了。你們讓鬼子趕出來，有的沒爹沒娘，有的沒吃沒喝，跑了好幾百里地到這兒來，夠受苦的啦……你們還絕食！你……你們一向吃都未必吃的飽，還絕食！拿錢去慰勞我們！你……這是叫我們心裏難受！我們當兵的，吃的國家的，老百姓的，原該爲國家爲老百姓出力的，我們不能把鬼子赶走，我們對不起你們！說，我們也不是誰都沒家沒

鄉的人，我們也是爲了保衛自己家鄉的……可不是，昨天我們好多弟兄瞧着你們那樣兒，想起家裏，都哭啦——他們有好多，家也給日本鬼子佔去了，沒音信的……

芳姑 牛生！可不是，昨天我看到你們，我也想起我的一個哥哥來，他現在也在火線上，可是他未必知道家……家全完了。

文杰 怎麼，你家裏還有人呢？

芳姑 哪兒還有……還有麼？媽讓鬼子殺啦，一個懷裏抱着的小弟弟讓鬼子放火燒房子的時候，扔在火裏燒死了，我爸爸跟我一塊兒逃出來，又冲散了，到現在也沒見着他老家……現在就剩下我……我一個人了，也沒親戚也沒朋友，簡直不知道怎麼活下去……（流下淚來）

文杰 昨兒看報……媽的，我家也完了，我家裏也有俺娘和一個妹妹，我也不知道他們出來沒有？聽？聽你說的，我想起他們……（苦笑一下）也怪難受。

（眼睛濕了，他用手掌抹一下眼睛）別說啦，你把這點東西收下吧，你們這末苦，絕食積的錢，給我們花，我們那忍心花？

芳姑

（突然哭了）不，不……我們是表表我們的心，你們不也很苦嗎？比我們還苦，天天在火線上跟鬼子拚命，可是家裏也跟我們一樣讓鬼子糟踏完了……

文杰

可是，我們不拼成嗎？我們拿槍桿的不拼，誰？要是你們能拿槍桿，你們也會跟鬼子去拼的！東西還是留下吧，就算是你……你遇見了你哥哥了吧……我遇見了我妹妹！俺妹妹也有你這麼大了吧……別哭了，我瞧着難受，我就是遇着我妹妹啦……我們對不住你們……（不禁又哭了）瞧吧，我傷也差不多快好了，我要馬上再跟鬼子們去拼的！……（說着，瘋狂的衝往台的左去。）

三

芳姑

先生！（哭着）先生！哥哥……哥哥！（追了兩步，撲倒在地上了）

彭朗

（趕快走攏來扶起芳姑）芳姑！這孩子，怎麼又是這樣？排戲，你總是這麼

一交一交的真摔！摔傷了那兒怎麼辦？

芳姑（滿臉是淚的爬起來，還激動着，哽咽）……

彭朗 傻瓜！又哭得這麼稀裏糊塗的，這樣以後可不讓你演戲啦！得啦，得啦，你要把我惹哭了，我可不依你！

芳姑（休停過來，含淚笑了）彭姐，我不了。

彭朗 小傻瓜！（擦擦眼睛）我又教你惹得難過了。

文杰 唉，我也受不了。（也擦擦眼睛）

（謝柏青上。）

柏青（一瞧彭朗他們三個）咦，你們怎麼都哭了？

文杰 哪兒，才排戲排的！

柏青 彭朗也是的嗎？

彭朗 怎麼了？我又怎麼了？

柏青 我奇怪——

彭朗（生氣的）這有什麼奇怪？爲什麼我好像天生就應該怎麼樣的？人家可以哭，我爲什麼不可以？……

柏青

彭朗，你別生氣，我並沒有別的意思，我不過是覺得你近來這幾天精神太好了。你背背你那段詞看：「我們現在應該拋棄了一切自私的情感，不爲了我們個人的什麼幸福打算，我們要離開家，拋棄家，走到前線去，我們應參加看護隊，救護隊，到前線上去爲我們英勇的戰士服務，在必要時，我們也應該同樣……」

彭朗

（擺着頭，心煩的）夠了，夠了，柏青，謝謝你的關心！不過，我告訴你，我現在沒有什麼自私的情感，也從來沒爲了我個人的幸福打算過，彭朗祇知道工作，在工作中的朋友，那是我敬愛的，假使他是站在和彭朗站在相反的一條戰線上的（激動的）我就恨他，甚至我會殺了他，因爲他是我的敵人！我祇

認識兩種人的，一種是我的敵人，一種是我的戰友！對於敵人我祇有仇恨，祇有仇恨！……（轉過臉去）

芳姑……彭姐！

柏青 彭朗，你太興奮了。

彭朗（同過臉來，故作平靜的）沒有什麼，隨便說說能了。也許，我是如你們所說的，太熱情了一點，所以太愛放縱了自己的情感！我覺得這是不對的，我已經打算以後變冷靜些了，希望你們這些朋友都能幫助我。

（公超急上。）

公超（焦急）糟了，糟了！

文杰 什麼事？

公超 老郭剛才來電話，說無論如何這一場趕不到了。

柏青 那怎麼成呢？

彭朗 真豈有此理！他早幹什麼去了？

文杰 那怎麼辦呢？是不是找一個人代呢？

公超 當然，能找一個人代最好。

柏青 那麼，就找馮震代好了。

彭朗 ——誰？

柏青 我說錯了，我說的是震之，他在前台沒事。

文杰 那不成！震之說話根本不成！

彭朗 公超！就你來吧。詞不多，就是一段演講詞，你嗓子也還夠亮的，演講又是你的拿手！

公超 不成，我從來也沒上過台，再，詞又那麼長，那能背得了？

柏青 詞不熟，你上台照那意思自己編一段好了，會演講的這還不容易？就你來吧，不然這齣戲到不了那個場面怎麼結束？非有一段煽動的演講不成！

彭朗 (熱情的伸着手) 公超，就你來吧！

公超 (望了彭朗一眼，去握着她底手) 好，我就來吧！

(大家熱烈的去握公超的手，使他很興奮。)

柏青 (遞給一個劇本公超) 喏，劇本給你，你看看詞吧。不用化裝了，就這樣也成。

彭朗 我等一會跟你提詞好了。

公超 (接過劇本) 好，你們各人注意自己的上場下場吧。柏青，你現在沒事，到後台去幫忙照料照料吧。

柏青 好。

(與公超同下。)

文杰 芳姑，我先到後台去了，你等一會自家來吧。(也下)

(彭朗徘徊。)

芳姑 (盯住彭朗) 彭姐！

彭朗 什麼？

芳姑 你過來。

彭朗 小傻瓜！又有什麼事？

芳姑 (眼睛盯住彭朗的眼睛) 他們說的那個馮震是誰？

彭朗 (低下眼睛) 你問他幹什麼？

芳姑 不是你的朋友麼？

彭朗 我的朋友？不，不……(站起身來) 朋友？我沒有這樣不要臉的朋友！(迷亂

的大聲的) 他是個什麼東西，他是……

第 三 幕
芳姑 (抓住彭朗的手) 彭姐！不要這樣……幹嗎這麼容易生氣？我瞧着害怕……

彭朗 (默然)……

芳姑 (低聲) 還生氣麼？不要了……

彭朗（弱聲）沒有什麼——你上後台去吧，快該你上場了。

芳姑 喂——那麼就剩你一個人在這裏麼？……彭姐，我怕……

彭朗 不要怕，心裏定一定，不要慌，上去就好了。

芳姑 不是的，我怕你一個人在這兒又想——

彭朗（笑了）這孩子，快去吧，我也上前邊去看你的戲！

（公超與謝柏青上。）

公超 芳姑上去吧，馬上就該上場了。

芳姑 慫。彭姐！你去嗎？

彭朗 走吧。

（與芳姑同下。）

公超（拿着劇本）柏青，真沒想到彭朗跟芳姑那孩子會那麼好。

柏青 彭朗那傢伙太熱情了，你看，她對馮震一直還那麼慚着。

公超 那也難怪，她跟馮震從前就很好。不過馮震這次算是太對不起彭朗了。

柏青 我總還是有點不能夠相信似的，馮震，我跟他在一起也工作了一年多了，我看他確實很能幹的一個人，而且做事很坦白，怎麼會——

公超 他這次一走不回，難道你還相信他是你的一個同志麼？而且他還偷了那些重要的文件和記錄。

柏青 我總覺得有些奇怪，怎麼，公超，你已經報告上去了麼？

公超 已經報告了。我想他一定會在中途被捕的。

（希成與莉莉上。）

希成 （注意的）誰要被捕了？

第 公超 是說馮震的事。

三 希成 哦。

莉莉 唔，那種人！討厭！

建 希成（向公超故作不經意的）怎麼，你已經按照我們原來的決定向 面報告了。
公超 恩。

員 柏青（嘆息）馮震不該偷那文件和紀錄的——這是一種什麼行爲？

莉莉（又照着鏡子）漢奸行爲！簡直混蛋！

希成（有些刺耳）莉莉！你怎麼也罵起人來了！

莉莉（玩笑的）漢奸我不該罵！？等一會，下一場咱們再！去，我可要當着那麼些人罵你了。誰教你當漢奸的！

希成（裝作的）唉，我明日不演這個戲了。讓我的愛人也罵起來！

莉莉（唸詞）愛人？誰是你的愛人！我愛我的國家，愛所有的中國人，我絕不能愛你！你是漢奸！（做上動作，逼近希成）出賣民族，出賣國家的漢奸！你不是中國人，你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狗！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會要殺掉你！（大聲的，帶表情）你想想看，你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你，漢奸，給敵人當

走狗，害咱們自家同胞……

希成（懷喪的）得得，我現在在後台休息，誰跟你演戲？

柏青（拍手）好！莉莉小姐，我相信你這下一場的戲一定會演的很好，觀眾也

定情緒高漲，說不定，真相大露，希成難免挨一頓揍哩。哈哈……

希成（勉强的笑）喂，你們再說，我害了怕，那我可不能上台了。

公超那你也未免太不够資格當漢奸了。

希成得得，算了吧。

莉莉希成，咱們再把那詞對一遍吧。

希成我不幹。

第 三 莉莉討厭！幹嗎呀？我不罵你就是了。

希成那還湊合。

莉莉（帶笑的）不過像剛才那樣罵一頓倒是真痛快！

希成（往外跑）好，你罵吧，我不聽！

（希成跑到門口，與匆忙的跑進來陳雲甫正撞了一個迎面。）

希成（生氣的一推）噢，怎麼啦？

（雲甫身子一幌，站住了，也不望希成，就跑向公超面前去。）

雲甫（驚惶的）馬……馬先生！芳姑在台卜昏倒了！請你趕快想法子把她弄下來吧。

公超 什麼？她昏倒在台上了？

莉莉 這孩子，怎麼這麼麻煩，戲可也弄糟了。

柏青 不會吧，不是沒聽見前面有什麼聲音嗎？

雲甫（焦慮的）怎麼辦呢？……馬先生！

莉莉 那有什麼辦法呢？

公超（安慰的）不要着急，反正她的戲也完了，我想他們自然會想辦法把她弄下

台來的。

雲甫（哀求的）馬先生！你還是想法子早點兒把那孩子弄下來吧。那孩子身體一向就弱，再等一會，哪兒受的了？

柏青 陳先生，你放心好了，等一會侯文杰下來了，我們一定想法子。別着急，頂多不過五分鐘。

希成 陳雲甫！你去吧，你那孩子誰都會照顧的，你還是到前邊去，跟我在這裡等信吧，聽見沒有？一有信就來告訴我。

雲甫 不，張先生！我要等芳姑下來。

希成 怎麼？……

公超 希成，就讓他等一會吧。莉莉，又快該你們場了，準備吧。柏青，你到前邊去看看，想法叫芳姑早點下場。

柏青 嚶。不過公超你那個怎麼啦，唸唸啊。

公超 我知道。

柏青 (向陳) 陳先生，我們到那邊後台去吧。

總動員

(與陳雲甫同下。)

希成 (目送他們下，吸煙) 他媽的，一個破孩子，當他媽寶貝！

莉莉 (瞪他一眼) 討厭，你那一套又來了。多大事呀，又氣啦？

公超 (突然大聲唸詞)……我們要保衛大武漢，我們現在究竟做些什麼？動員起

來，組織起來，這不應再是一句空話了……我們首先要使大武漢的每一個人
都把他的力量拿出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集中一切力量來保衛我們的
大武漢！動員所有的民衆組織起來，我們應該讓許多青年趕快到敵人的後方
去，充實民衆的武力，變敵人的後方爲前方，牽制敵人的力量，不讓他能夠
迅速的進攻武漢！應該讓許多青年趕快參加到軍隊及各種專門技術的部門裏
去！應該讓婦女們組織更多的救護隊，在前方後方工作！應該讓工人們得到

軍事的訓練，將來好跟敵人直接去拼……更要充實農民武力，要難民壯丁踴躍的參加兵役……總之，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絕不能再是一句空話了！

莉莉 討厭！還是這一套。

希成 可不是，說來說去總還是這麼一套！

公超 （諷刺）當然祇有一套，不過假使這一套再不做，再有多少套也是完了。

（文杰與彭朗扶芳姑上，陳雲甫隨後。）

公超 怎麼樣？芳姑好一點麼？

彭朗 沒有什麼。休息一下就行了。

（扶芳姑坐。）

（陳雲甫忙着倒茶。）

文杰 真吓我一跳！我聽見她摔下去，摔的很厲害，就想到她會暈倒的。

公 台下觀眾還好麼？

文杰 誰都以爲是劇本原有的。好多人都哭了。

雲甫 (可憐的) 芳姑！

彭朗 不要緊，她已經好了。

芳姑 (抬起頭來，臉蒼白，默然的望了大家一眼，低聲的) 我把戲演壞了。

彭朗 誰說的？

公超 你休息吧，今天就數你演的最好！

文杰 真是，我看前邊的觀眾都擦開眼淚了。

公超 —— 莉莉你跟希成上場吧。

希成 早知道了。

(與莉莉欲下，走至門口，看錶，記起什麼，回頭——莉莉下。)

希成 陳雲甫！

雲甫 (沒聽見)……

希成（不耐煩的）陳雲甫！

雲甫 哦，哦，張先生。

希成 你還上前邊去不去？

雲甫 我 等一會就去。

希成（氣了）還等一會兒，我叫你去是有事啊。

雲甫 是是，我馬上就去。

希成（冷笑）我看你是不打算幹我這個小差使了吧！

雲甫 這是……這是哪兒的話，張先生！

希成 叫你那好姑娘唱戲掙錢去吧。（不自禁的）昏蛋！

第 三 幕

雲甫（顫慄的）張先生……你：你平白的罵我到罷了，我那孩子又惹你了，你傷

他幹什麼？（激動的）你罵人，你：你才昏蛋！

（拍的一聲，張希成打了雲甫一個嘴巴。）

員 助 超

（大家一怔，全望着希成；希成望了各人一眼，下。）

（雲甫呆站在那里不動，身子痙攣着。）

文杰 希成這傢伙怎麼啦？

彭朗 （氣憤的）真昏蛋，什麼東西！

公超 算了，彭朗！戲演完了跟他說好了，現在罵他幹什麼？

彭朗 罵他幹什麼，就因為他昏蛋！

芳姑 （突然哭了）彭姐！算了，算了！……

（雲甫突然吐出一聲嗚咽跑了出去。）

文杰 噢，陳先生！你上哪兒去？（追下）

公超 （向彭朗）我看，還是等會戲完了再說吧。你勸勸芳姑吧，我上前去了。

彭朗 你等一會要我提詞麼？

公超 不必了，你陪着芳姑。（下）

彭朗（撫着芳姑）芳姑！不要再難過了，你今天哭的太多了（用手抬起她的臉

來）答應我，不再哭了，聽見沒有？

芳姑（止住泣聲）唔。……

彭朗好，在沙發上躺一會兒吧。（扶她躺下）

（紫琴與侯鳳元上。）

紫琴彭小姐！

彭朗哦，侯太太！（又看見鳳元）鳳元先生！

紫琴很忙吧。

彭朗沒有什麼，在跟芳姑聊天，

鳳元彭小姐，你們今天的戲演的真好。我是從來沒有看過新戲的，今天我都掉了

淚，唉，真好。芳姑這孩子演的很好，唔，很好！

紫琴可不是，我也掉了淚。哦，莉莉也演的不壞哩。

鳳元 那！那是什麼，不好，在台上扭扭捏捏的，我不喜歡那路角色。

紫琴 可是，她那身衣裳真漂亮。（向鳳元）明日我也去做一件吧。

鳳元 唔，唔。你忘了剛才看的戲嗎？那些傷兵難民多可憐。省點錢，捐給他們吧，我想。

紫琴 你捐好了，那件衣裳又不要你幾千八百的！

鳳元 彭小姐，你們演的戲是自己編的嗎？

彭朗 噫，我們自己編的。

鳳元 都是真事嗎？

彭朗 都是真事。像剛才演的那一幕，難民絕食一天去慰勞傷兵，傷兵把那錢買了

東西來安慰難民，是一個朋友親眼看是的，報紙上都登過了。

鳳元 哦哦，唉，可憐！我明天就打算捐一筆錢給他們，是真可憐。

（前台傳來觀眾之歡呼聲。）

(紫琴對彭與鳳元之談話不感興趣。)

彭朗 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紫琴 走吧，前面怪熱鬧，大概在演滑稽戲了，我最喜歡看的。

鳳元 好，好，再見吧，彭小姐！明天這筆錢我是一定要捐的！(欲下)

紫琴 你又忘事了，把莉莉的飛機票給留下呀，這幾天她又不去。

鳳元 哦——(掏出飛機票來)彭小姐！這張飛機票請你給莉莉吧，勞駕了。再見再見！(與紫琴下)

彭朗 再見再見！

(前台歡呼聲吼聲響成一片。)

彭朗 戲快完了哩，芳姑！

(莉莉，公超，希成同上。)

莉莉 哎喲，我真累死了。(坐下)

第三幕

公超 夠受！我頭一次上台盡出汗。（邊擦汗）

希成 那是還好。我要慢慢點進來可不成，非挨揍不成！那些觀眾真叫得我心跳。

莉莉 誰叫你當漢奸的？

希成 明日我再要演，我可不幹了。

（警察甲乙與柏青上。）

柏青 希成，有兩個警察找你！

希成 幹什麼？

警甲 你是叫張希成麼？

希成 是的！

警甲 外 憲兵隊等着你，請你去談話。

希成 （變色）憲兵隊等我，有什麼事啊？

警乙 他媽的，你自己還不明白嗎？（向警甲）他還裝腔作勢啦，拖走不完了？

公超 到底是 麼事啊，你們二位不妨說說。

警乙（不屑的）說什麼，他是漢奸！

柏青 漢奸？他剛才才是演戲啊！

莉莉（好笑起來）您二位弄錯了吧，他是演漢奸那個角色的，本人並不是漢奸。

警甲 不關我們的事，我們知道他剛才是在演戲，不過憲兵隊告我們說的，說張希成這個人是漢奸，叫我們捕他，我們當然祇有帶他去了。

公超 這是絕不會的，我們大家保他好了。有什麼事再來傳他到屋子裏去不成嗎？

彭朗 公超，你打個電話給警察局問問好了。

警乙 憲兵司令部來命令捕人還有錯嗎？（向甲）帶他走好了，哪兒來的那些話？憲

兵還在等着咱們哩，漢奸就漢奸，沒錯！

公超 您二位，等一等不成嗎？我去打電話到憲兵司令部問問去。

警乙 不成，外邊等着要人哩。走吧，走吧。

(拉希成欲下，大家阻攔。)

警乙 (怒) 怎麼，你們大家想搶放這漢奸嗎？

且 勳 總
柏青 不是，我們大家商量商量再說。

彭朗 這真笑話！

警甲 先生們不管了吧。有命令又有公事那還錯了？

(正爭持間，文杰與陳雲甫突上。)

文杰 (大聲) 你們大家都不必管了。張希成確是漢奸，該被捕的，讓他帶走好了。

莉莉 文杰，你瘋了，你也不知道這麼回事，胡說什麼！

文杰 (冷笑) 你們看希成！他自己都不說什麼，你們替他辯什麼？

希成 (好像突然驚醒過來似的) 文杰，你……你怎麼冤枉人？我們做朋友好久了——

文杰 誰跟你是朋友？朋友早讓你賣完了！不要臉的漢奸！(向警甲乙) 你們二位把他帶去好了。

(警甲乙拖希成下。)

公超 怎麼回事？文杰！

文杰 沒有什麼，很簡單，他是漢奸！哼，我們倒把他當做了朋友！

莉莉 (迷亂) 不會的，這怎麼會呢？

彭朗 有什麼證據麼？

柏青 也許是有人告密吧。

文杰 怎麼會沒有證據，就單說他破壞我們團體，出賣我們團體的證據都有！他偷去了我們的文件，倒賴馮震！

彭朗 這……這是真的麼？

第 公超 不會吧！

三 文杰 不會？你問陳雲甫先生。

第 雲甫 (興奮的) 是的，他偷的，爲了這件事他給過我十塊錢，我當時也不知道那是

什麼，剛才我給侯先生看了，說就是你們丟的那文件！

柏青

（驚喜）那麼，文件又拿回來了？

彭朗

現在證明馮震並沒有偷我們的文件了。……

（忽然前台歡呼聲又起。）

公超

最後一傷了，咱們全體上去吧。有什麼話回來再說，快快。

莉莉

（頹然）公超，我不上去成嗎？我實在頭暈極了。

公超

不，你一定要參加到羣衆中間去的！

彭朗

（精神的）起來，起來。大家都振起精神來吧。

（大家忙亂的中間，幕徐下。）

（幕後有保衛大武漢的歌聲飄盪起來。）

（「一起來，同胞們，起來和鬼子們拚！

……………」）

第四幕

人物 侯鳳元

侯文杰

莉莉

馬公超

紫琴

陳雲甫

謝柏青

第一四卷

彭 朗
芳 姑
劉老四
馮 震
吳大發
傷 兵
小 孩
新聞記者
警 察
難民羣
壯丁羣
青年軍人羣

宣傳大隊

傷兵羣

時間 距第三幕又四日

地點 江漢關前

景

舞台後部爲長江碼頭，及江岸的草地。遠處可見浩浩蕩蕩的江水，及雄渾瑰麗的蛇山。舞台右部爲江漢關之一角，巍峨聳立。前方及左方均爲柏油路廣場。偏左角一指揮交通的崗位，警察在指揮交通。

所有的人都爲了保衛大武漢動員起來了，江漢關前正進行着歡送出征將士大會。開幕的時候可開幕後羣衆的嘈音，中雜歡呼及掌聲。人們都熱烈而興奮，警察也熱心的可是忙亂的指揮交通。

工人，壯丁，婦女，學生，兵士，以及各色各樣的人匆忙的從舞台上走過，偶然也交換一兩句短語，或停走佇望片刻。

江漢關的大鐘正敲着十點，長江的水在翻騰，有碼頭工人的杭踏聲，有汽笛嘟嘟聲，有都市的嘩鬧聲，有羣衆的歡呼聲：——大武漢在活躍着。

警察

喂，喂，左邊，左邊，……怎麼渣？……嘿，幹什麼你？別擠，別擠，……

（他說着，便把警棒往胸前那麼一擺，有汽車聲音唧唧的過去了）……噲，

小王八蛋，排撲哇你，……（一邊伸頭張望，一邊叫着）邊走，邊走，喂，

……（突然追下場去）

（一會兒，一個小難民急忙的跑上來，繞過交通崗位，警察在後邊追着）

（一個傷兵模樣的人截住了警察。）

傷兵

怎麼渣，鄉親？

警察

我非揍他不行！

傷兵

算了吧！他小孩子！

警察

（尋思了一下）不行，不行！（又要追過去）……

傷兵（攔住他）他一個難民，沒家沒業的，你何苦呢！

警察 不看你老哥面上，我非揍他不可，搗亂呢？簡直的是！……提防着點！……

（他一路咕嚕着去了）

傷兵（對小孩子）你呀，也不是個東西！老在人羣裏亂攪，以後也學着改改。

小孩 來，買點東西吧！

傷兵（望了他那個匣子一眼。）

小孩 買點糖？

傷兵（生氣的）你看我像吃糖的！

小孩 牙膏，三星老牌子！

傷兵 滾你的，老子一輩子都沒幹過這種事！

小孩 八卦丹，萬應散呢！

傷兵 我又不害瘟疫，吃這個幹嗎？日本鬼的槍子打在腿上，這叫硬碰硬沒法子！

小孩 香烟呢？

傷兵 (露出饒涎欲滴的樣子，拿起香烟放在鼻子上聞聞，又放下。垂慕之至。)

小孩 買一包吧！這是頂好的牌子！

傷兵 (再一度拿起香烟，又放下，莫明其妙的笑着。)

小孩 買吧，買一包！

傷兵 (突然生氣的) 沒錢，沒錢，告訴你沒錢，你是怎麼着？

小孩 沒錢，你也沒錢？你怎麼會沒錢呢？

傷兵 老子上前線打仗，受了傷，怎麼會有錢？

小孩 是打鬼子受的傷嗎？

傷兵 不打鬼子還打自己人！媽的！(又貪婪的對香煙望了一眼)

小孩 (拿了一盒烟，想了一想) 拿去吧！

傷兵 什麼？

小孩 白送你一盒抽！

傷兵（反而驚住了！兩人相視，都很激動。）媽的，看不出你這小鬼……媽的……（一把拿過了煙，急忙吸了一支）這烟倒很好吃！（突然想起來了似的，懊喪的）你……你怎麼辦呢？

小孩 我？跟你一道上前線打鬼子啊！

傷兵 媽的！看不出你這小鬼……媽的……

（後又一陣歡呼。）

小孩 這幹什麼？

傷兵 這是「歡送」！

小孩 什麼是「歡送」？

傷兵 「歡送」就是「歡送」，你少問，你——（痛苦的）啊，不行，我不能白抽你的，走，走，給你借錢去！

小孩 錢，我不要！

傷兵 不要，不要我攢你——走，走，借錢去——

小孩 不，不——

（兩人爭執，新聞記者上。）

記者 怎麼回事？你們倆！

小孩（要哭的樣子）先生，他在前綫打仗受了傷，我送給他一包煙抽——

傷兵（下意識的把香煙扔掉）我怎麼能要他的呢？我怎麼能呢？

小孩 你沒錢，我應該送給你——

傷兵 不，不，——我——他一個難民——我不會說話，我要哭了——

記者（贊嘆的樣子，在日記本裏寫）……「因之傷兵與小兒相互爭執，乃見我國民氣之奮發，亦總動員中之一插話也！……」（忽見彭朗與芳姑上，就急忙跑過去。芳姑穿軍裝。）哈囉，密司彭！

彭朋（握手）哦，王先生！

（他們彼此問候。）

傷兵 走吧，走吧，小夥計！

小孩 我不要，我要去聽講演。（急跑下）

傷兵 別跑，別跑！（追下）

彭朋 王先生，採訪材料嗎？

記者 我方才就看見了一樁怪事，——喝，他們走了，可惜，可惜！呀，這位女士

穿上軍裝，也上前線嗎？在那個部隊？

彭朋 她是在看護隊！

記者（急忙在日記本裏寫）……「是乃中華之好女子也！著戎裝，上前線，總動員

時之女子，亦雄赳赳，氣昂昂，不弱男子也！」……對不起，再見，再見！

（他急忙着和警察談話去了）

芳姑 這位先生到有趣的很！

動 芳朗 他們新聞記者，就是這樣的！（突然笑起來）你穿上軍裝，到真的精神多了

員 芳姑 （害羞的低下頭）覺着怪彆扭的！有時候忘了還好，一記起來就——

彭朗 就害臊了！是不？你看臉多紅了！傻孩子，頭髮又掉在臉前面來了！你看那末多穿軍裝的女孩子，都不害臊。打鬼子，害臊是不行的！

芳姑 跟那末多生人在一道，我害怕——

彭朗 你真是個鄉下大姑娘，不怕敵人的飛機大砲，却怕自己的同志。你怎麼不怕我？

芳姑 你，——因為你——你就要到前綫來嗎？

彭朗 就來，今天我們歡送你們上前綫，明天別人就要歡送我們上前綫，我們都要上前綫的！都要上前綫的！我這兒的工作一結束，就去跟你們一道——

芳姑 那我就放心了！

彭朗 什麼？

芳姑 (胆怯的)我說——

彭朗 你說你不放心我，小傻瓜！

芳姑 我怕？——

彭朗 又怕——

芳姑 怕我一離開你，你就淨想着馮震了！

彭朗 (臉色一暗，失掉了活力。)

芳姑 你還沒忘了馮震！

彭朗 不，我早把他忘了！(她背過臉去)

芳姑 (半天，含着眼淚)彭姐，我要是得罪了你，你別過意。我真是難受，我替你難受，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總覺得你想他，你雖然罵他，恨他，可是你想他——

彭朗

.....

芳姑

我早想說，我不敢，今天我們就分開了！我實在忍不住——

總動員

彭朗

小妹妹，你放心吧！我一定忘了他，從今天起，我把他忘個乾乾淨淨，乾乾淨淨，他是不值得我想的，不值得我想的。工人，學生，所有的中國人，連難民，連傷兵，連你——爲了保衛大武漢，都穿起軍裝了。可是他，他原來是——我恨不得一槍打死他！

芳姑

彭朗——

彭朗

怎麼，你又哭了！

芳姑

沒有！我——（勉強的笑着）沒有！

彭朗

（感動的）芳姑，小妹妹！——快去罷，婦女救護隊在集合了！一會怕要遊行了。

芳姑

你不來嗎？

彭朗 等一等——我就來！

（芳姑下，彭朗熱情的望着她的背影。）

（一羣離民型的軍人從左角擁上來，有的穿着不整齊的軍裝，有的還是襤褸的短打，一路呼喊，爲首者是劉老四。）

彭朗 別擠，別擠，把我衣服擠碎咧！

老四 衣服是擠碎的，慫哪！嘿，彭小姐！立正！（舉手行軍禮）

彭朗 怎麼，你們也來歡送出征將士嗎？

老四 嘿，我們也要出征啊，慫哪！朋友們，這是彭小姐，一個——什麼來着——

一個——模樣兒女性！敬禮！

（大家一齊立正。）

彭朗 （立刻與高彩烈的）諸位都上前線嗎？
大衆 上前線！

目 勛 進

老四 小姐，我跟你說吧！咱弟兄們都齊了心了，非跟鬼子拚個死活不可！

彭朗 大家都是一塊兒的嗎？

老四 不，他南京——

難民甲 我保定府——

難民乙 我徐州府——

（有說上海的，有說太原的，有說開封的，有說彰德府的，有說蚌埠的。）

老四 咱倆家雖沒了，國可要保。我們都是壯丁第十四大隊！

難民乙 不，我是——

老四 你，你早誰？我不認識你呀！

難民乙 我是第三難民收容所的代表！

老四（翻白眼）帶錶，帶什麼錶，手錶，懷錶還是掛錶，打日本鬼還要帶錶，你他媽漢奸嗎？

難民乙 (着急的) 我是漢奸，我是個代表！

彭朗 「代表」的意思，就是許多人公推的個頭兒！

難民乙 對咧，對咧！

老四 頭兒？你也是個頭兒？(向大家)他也是個頭兒！

難民乙 我們那個收容所的老太婆，小孩子，都到鄉下去了，小夥子都當壯丁上前

線了，我們幾個還沒有老頭子，集了幾點錢，想給大家買點東西！

老四 多少錢？

難民乙 (掏出錢來)這兒，你看，兩塊二毛五！

老四 兩塊二毛五！

彭朗 兩塊二毛五也是好的，這是他們那幾個老年人的心。大家不要忘掉，他們是

難民哪，就是一分一釐都是好的。能拿槍的，拿槍上前線，不能拿槍的，在後方做工，出錢！都是男子漢，大丈夫！都是保衛國家的戰士！

且 勳 總

(台前後一陣歡呼。)

(謝柏青上，滿頭大汗。)

柏青 是你在這兒講演啊？

老四 嘿，謝先生，這是謝先生，敬禮！

(大家立正。)

難民甲 老四，我們開會去吧！

老四 走，開會去！

衆人 開會去呀，開會去呀！

(大家下。)

(新聞記者歸。)

記者 (低頭在日記本上寫)「……收容所之青年難民，亦均熱烈從軍赴前線，民族正氣之所趨，即老弱者亦均不甘後人也！」(抬頭見彭朗等)喝，彭小姐

第四幕

謝先生，你們還沒走啊？再見，再見！（匆忙的自台左下）

彭朗（激動的）老謝，你看見了沒有！

柏青 我真奮極咧！

彭朗 你還說大武漢不能守嗎？

柏青 我——不——

彭朗 你還說大武漢守不住嗎？

柏青 我——不——

彭朗 我真不曉得要講什麼話好——我一句話都不會說了！

柏青 我也是——我在人羣裏擠來擠去——我明天就去報名！

彭朗 幹什麼？

柏青 考機械化兵團，我本來是學電氣的，我一定要做個戰士！

彭朗 你？——

柏青 我——！

（兩人熱烈的握手。）

總動員

（有頃。）

柏青 你看見莉莉沒有？

彭朗 她也來了嗎？

柏青 喝，簡直是奇蹟！

彭朗 怎麼着？

柏青 她混在人羣中間，完全被羣衆傳染了。到處講演，大吵大鬧，來了兩點鐘，一刻也沒有停過，可一點也不覺得疲倦。衣服都被汗濕透了，粉都被汗沖光了，她連想都沒想到。簡直是瘋了！簡直是瘋了，我從也沒看見她這樣過！

彭朗 這就是羣衆的力量啊！

柏青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彭朗 別人都爲了保衛大武漢總動員起來了，她還能例外嗎？她還能例外嗎？

柏青 嘿，想不到，想不到！

（紫琴鳳元爭吵着上。）

紫琴 明天一早就要走了，她現在人都找不到，這怎麼辦呢！

鳳元 別着急，總能找到她的！

紫琴 我的小姊妹都到了香港——現在就剩下我一個人死守漢口了！

鳳元 不是飛機票都買好了嗎？

紫琴 你的大小姐忙着開會，演說，誰曉得走的成走不成呢！

鳳元 準走——哦，你們也在這兒！

彭朗 侯老伯，你也來了！

柏青 您一下子就捐了三萬，我們真該爲那些傷兵感謝你！

鳳元 這算不了什麼，算不了什麼！彭小姐，你看見小女嗎？

柏青 看見咧，看見咧，我們方才還在一道！

紫琴 在那兒呢？

柏青 在人堆子裏！

紫琴 快去找哇，快去找哇！

鳳元 去找，去找，唉，娘們的事，真沒辦法！（才向台右走了幾步紫琴突又站住）

紫琴 啊喲，這許多人，怎麼擠進去呀，把人全要擠扁了！一股子汗臭！（急忙用手絹握着嘴退回來）

鳳元 叫我怎麼辦呢？我有什麼辦法，唉，娘們的事，真沒辦法！（擦汗）

彭朗 侯老伯，我去叫莉莉出來吧！我正要去找芳姑。回頭見，老謝！（下）

鳳元 很好，很好，休息休息吧！真沒法子！

柏青 是怎麼回事？老伯！

鳳元 別提咧，別提咧，我真不願意講，娘們的事——你說問她吧！

柏青（望紫琴。）

紫琴（一連串的說下去）這不是他的大小姐，他的那塊肉，那個寶貝女兒，說走，又不走，飛機票都買好咧，要到香港，明天一早就要上飛機，幾天不見她的人，到是走哇不走，跟老和尚跑咧還是怎麼着？她願意留在漢口等炸彈，我可不行，我——

鳳元（打斷她）得咧，得咧，你就少說幾句吧！

柏青 我看莉莉，怕不會走咧！

鳳元 怎麼，她前天答應我走的呀，飛機票還在她手裏呢！

柏青 前天是前天，今天是今天，恐怕只是在今天，她才感到自己的用處了！

鳳元（嘆息）唉，真是一羣孽障，兒子呢是這樣，女兒呢也是這樣，救國可也不能忘家呀！救國，我也贊成，捐錢，我都肯幹，可是謝先生，像我們這種人家的體面總得顧住啊！太走了眼，親戚看着也笑話。謝先生你想，文杰這孩子

去考了空軍，我又不愁吃不愁穿，考空軍幹嗎呢！

柏青 他怕大武漢一失，家要保不住啊！

鳳元 噫！

（台後突起一陣狂瀾，有一個女人尖銳的聲音喊口號，羣衆跟着喊：口號如：「歡迎出征將士」「把全力獻給國家」，「保衛大武漢」，「中華民族萬歲」！等。）

柏青 莉莉來了！

（莉莉和宣傳大隊自右方湧出。那就是莉莉，我們幾乎不認識了！她滿臉油光，頭髮蓬亂，衣服不僅被汗浸透，且還撕破了一塊，但似乎並不覺得。不，不僅不覺得衣飾等類的身外物存在，甚至不覺得自己的存在，不覺得別人的存在，自己和別人，在這場合都只是一種力量。她的同志和她一樣，在鳳元眼裏看來，都瘋狂了。她們手裏都拿着小旗，旗上寫着「有錢的出錢，有力的

出力！」「趕快捐款慰勞前方將士！」「把一切獻給國家！」等等。她們都沒有意識到鳳元等的存在，倘非鳳元喊她，她們就這樣通去了！」

鳳元 莉莉，莉莉，莉莉！

莉莉（停下來，彷彿回憶了一下似的）誰？

鳳元（沒好氣的）誰？你老子！

莉莉 哈，你也來了，走哇，走哇，一塊走哇！

鳳元 站住！

莉莉 幹什麼？

鳳元（更沒好氣）幹什麼？揍你，老子揍你！幹什麼？有話跟你講！

莉莉（悵然大悟）哈，你是個大商人，你要捐錢喲，同志，拿過捐款簿子來！

（宣傳隊員中早拿過簿子來。）

鳳元 胡說！

紫琴 你爸爸叫你去香港啊！

莉莉 國家今天需要你，你反而要去香港啊！

（新聞記者急上。）

記者（急忙在日記簿裏寫）「……名聞莉莉女士，亦激昂慷慨，忿不顧身……」

莉莉 你捐多少，寫五萬吧！

鳳元（生氣的）莉莉，你看你的樣子，太不成體統了！

記者（插進來）救國不談體統啊，你這是放屁嗎？（在日記本裏寫）「……救國猶言體

統，賊千古之罕聞！……」（看見謝柏青）啊，謝先生，再見，再見！

莉莉 捐了五萬了，謝謝你，謝謝你，走哇，一道走，——

鳳元 你這個混——喂，莉莉，你別走啊——

莉莉 走着講話！

鳳元 莉莉，莉莉，你香港還去不去？

莉莉 香港？國家今天——

鳳元 別扯，飛機票還在你身上呢！

莉莉 飛機票？（她在身上摸索）你看，這是你的飛機票！（她把飛機票撕碎）哈哈！（急下）

（台後立刻湧起一片口號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衛大武漢！」）漸遠漸微。）

鳳元 我非揍她不行，非揍——

紫琴 嘴裏說說，有什麼用！

柏青（緊張的）莉莉，等等，我跟你一道去！（衝下）

鳳元 這羣瘋子！瘋子！這是怎麼回事，這些孩子是怎麼回事？

（馬公超急上，也是滿臉油光，衣冠不整。）

公超（匆忙的）看見莉莉沒有？我找她來！

鳳元

公超，你來的正好，公超，我問你——

公超

過幾天再問，今天我沒工夫！

鳳元

只問你幾句——

公超 幾句也太多了，我忙着呢？

鳳元 公超，一會兒！

公超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這是什麼時候？

鳳元 （問自己）這是什麼時候？

（公超急下，芳姑追上。）

芳姑 馬先生，別走，有事找你！

公超 什麼事，快點，快點！

（台後又一陣歡呼。）

鳳元 這是什麼時候？——不行，我得去看看。（向下角下）

紫琴（着急的）你到那兒去？喂，你到兒那去？越老越糊塗了，真要命！（追下）

公超 什麼事呀？快說，你到，快說呀？

芳姑 你這樣一催，——我忘掉了！

公超 糟糕，糟糕……想起來了沒有！

芳姑 馬先生——

公超 別這樣吞吞吐吐的，說要點，把要點說出來，第一是——

芳姑 沒有！

公超 唉，我有時間了，再說吧！

芳姑 馬先生——

公超 ………

芳姑 你還：恨馮震嗎？

公超 （一驚）馮震——你怎麼會想到他！

芳姑 因為彭姐想他，所以我也——想他！

公超 要是他是個奸細，我恨他，要是他受了冤枉——

芳姑 你肯替他洗清嗎？

公超 我會！我得認承，他是個人才，人才在我們，是需要的！

芳姑 馬先生，你想他會不會被那個漢奸張希成給害殺了！

公超 這……我想——等一等，我記起來了，那個張希成果然是攻擊他攻擊得最厲害，這種攻擊，是有點挑撥的意味，比方明明他自己偷了文件，卻要誣賴老
馮！

芳姑 我相信他是個好人！

公超 為什麼？

芳姑 因為——彭姐喜歡他！

公超 你這樣相信彭朗嗎？

芳姑（害羞的低下頭。）

公超 她喜歡的人，就不會壞嗎？

芳姑（熱烈的）壞人不會跟她好起來的！

公超（注視芳姑，半天，也熱情的）小朋友，你真是太好了，你使我知道了應該怎樣去相信朋友，你使我感到了同志愛，就爲了這個愛，中國是不會亡的，

大武漢一定能夠保衛的！你願意跟我做朋友嗎？

芳姑 願意的！

（倆人都很感動，一會兒。）

公超 可是芳姑，不管怎麼樣，馮震都造成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爲他的過失，那到敵人後方工作的五個朋友，現在還渺無消息，想起來，怕的兇多吉少的！

芳姑 難道不可以挽救了嗎？

公超 太遲了！

芳姑 (悽惻的低下了頭。)

(背後忽有嘩鬧聲。)

員 勵 推

公超 什麼事？

芳姑 捉漢奸吧！(急跑下)

(嘩鬧聲更急。)

公超 漢奸，漢奸，漢奸爲麼這末多呀！

(他似乎很被芳姑的話感動，往來徘徊，若有所思。)

(一會兒，嘩鬧聲漸近，——侯文杰，陳雲甫也在內——有許多人蜂擁着

馮震及吳大發上。)

羣衆甲 打一頓再說！

羣衆乙 打呀，打！

(芳姑排衆人至馬前。)

第四幕

芳姑 馬先生，他？

公超 馮震！

馮震 是的，公超，是我！

公超 你爲什麼又回來呢！

文杰 你居然還敢回來，居然還敢回來找我們，真不要臉！

馮震 我爲什麼又回來，媽的，你搞些什麼鬼呀？

公超 怕是你再搗鬼吧！

文杰 把他提交大會審判！

學生 槍斃漢奸！

芳姑 （擠到馮面前去）人家都說你是間諜呢？

馮震 （對公超）我要對大家講話！

市民甲 狗屁！

市民乙 不雅！

(大衆嘈雜。)

員 動 搖

馮震 文杰，我要對大家講話！

文杰 (大聲) 諸位同胞，聽他講話，這裏面也許有誤會！

(有人仍在喊？「打呀，打呀！打死再說！」)

公超 (大聲) 大家聽他一句話！

馮震 諸位同胞，我很難過！

(羣衆笑罵！)

(彭朗急上，激動的注意他。)

馮震 可是這位小姑娘告訴我，大家都說我是間諜！

(羣衆喊：「叛徒！奸細！」)

馮震 我想也許是有了誤會！這誤會也是很可能的！因為當一件意外之事發生的時

候——這是很意外的，這意外事給我們證明，我們到敵人後方工作的五個朋友，要再前進，就要發生危險了！（羣衆靜）時間不允許我再停留一分鐘，再說一句……，我丟開我的工作，我的朋友，立刻追趕他們去了！幸虧我追上了他們，並且一塊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這也許就是誤會的起因，但工作却可以證明我，他們都留在那兒工作，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變敵人的後方爲前線！

（大家竊竊私語，終於有人大喊：「拿出證據來」。）

獨震

諸位要是不相信，這兒有一封報告書，是那五個朋友親筆寫的，並且，這位（指着大發）就是當地老百姓的代表，跟我來接洽關係的！還有，馬公超先生可以證明我！

公超

（感動的）是的，我願意担保他！

（羣衆喊：「代表講話，代表講話！」）

大發（胆怯的）我……嘿嘿……要我……馮先生是好人，他教我們打日本，我們都有槍……我是……嘿嘿！

（羣衆歡呼。）

公超（熱烈的）老馮，原諒我，我們過去都太傻了！

馮震（也熱烈的跟公超握手。）

公超 我們發誓，以後要相互信賴！

記者（已傾聽了好久，此刻開始記）……「此狂潮之終點，爲變敵人的後方爲前線……」

彭朗（一直呆望着馮震）馮——震——

馮震（急趨彭朗前）彭朗——

彭朗 你能夠原諒我嗎？

馮震 不，你是沒有錯的！

彭朗 你怎麼找來的呢！

馮震 歡送出征將士，你們能還會不在嗎？

芳姑 （興奮的）我高興極了！去游行啊，走啊！走啊！

羣衆 走啊！走啊！

（馮震，彭朗，芳姑，馬公超，吳大發，侯文杰，陳雲甫，均混於羣衆中間，歌聲洋溢。）

（在歌聲中，學生隊，婦女隊，壯丁隊，傷兵隊，空軍隊，市民等等過場。）

（侯鳳元亦混於市民中前進，狀若癡呆，別人唱歌，他嘴也動！紫琴哭罵的跟着他。）

紫琴 你個老糊塗，你個老糊塗，幹嗎呀！

（鳳元不理，僅以手逐之去，最後：）

——總 助 景

鳳元 (大聲的，瞪着眼睛) 滾你媽的！(隨羣衆下場)

記者 (吃驚的) 噢——(急忙的)……「即言體統者，至此亦不顧體統矣！……」

紫琴 (留場上) 我怎麼辦呢！這個老混蛋，我怎麼辦呢？

記者 (審視之) 你呀，當局正在疏散人口，還不趕緊滾蛋，留下幹嗎？(急下)

紫琴 (哭) 還是飛香港嗎？

(台後歌聲雄壯。)

——幕落——

——全劇完——

員動總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七日漢初版

發行額：計三〇〇〇冊

乙項：第一四四號

出版物：第〇二五二號

實價四角

(外埠酌加郵寄費)

著 作 人 舒 羅 荒 宋 張 人 行 發
羣 烽 煤 之 廬 靜 司 公 齒 雜 海 上 所 行 發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香港、廣州、梧州

長沙、常德、衡陽

宜昌、重慶、上海

分店：南昌、安西、閩州

漢中、成都、萬縣

許昌、桂林、昆明

装 幀
郷 川 谷

5
8767
31

